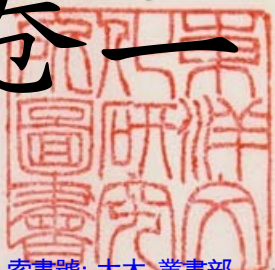


卷二



書名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撰者 清 姚鼐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道家-莊子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53
 編號 C6680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6680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叢書部

5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惜抱軒遺書三種] 莊子章義五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莊子章義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五章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

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者一呼吸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

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劉辰翁云其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爲人而



以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章義卷一

莊子章義卷二

外篇駢拇第八 一章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於聰明之用也多下方字從張君房本刪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

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
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
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
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臆脛雖短續之
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嘍二者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
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
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
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
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
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



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一也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予愧乎道德是
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外篇馬蹏第九 一章

馬蹏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
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鬛編之以阜
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
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
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



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
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
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
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
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
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
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
至聖人蹙蹙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
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

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
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
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
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
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
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篇胠篋第十一章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膝固扃
鏞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
而趨唯恐緘膝固扃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
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
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
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

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自田常至

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字釐子乞為十二世田氏自桓

子始大故合書十二世此篇是先秦時文字大約外篇

雜篇多非莊生所為此入蓋有慨於始皇故言最

憤激駢拇馬蹠及此篇皆雄文而此篇尤奇肆 嘗試

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

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

比干剖菘宏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 可否知



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搃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川竭而谷虛邱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

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

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

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

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擄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措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立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淪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聞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
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
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罝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
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惛冥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說夫役役之佞
釋夫恬淡無爲而說夫喑喑之意喑喑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八章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
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
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
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

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惰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馬融注及在宥之首二章皆申老子之說然

非莊子之文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
撻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
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俯之閒而再撫四
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
是乎股無胼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
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
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
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
下脊脊大亂罪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岷巖之下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柘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
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媿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
聖知之不爲桎梏楊榘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柄也焉
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嚙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儒者言黃帝三百年故借黃帝明無窮之

義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黃帝為醫天地之精佐百穀黃帝歷離日月星辰故云官陰陽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願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天地有官不必為歷象以明之物將自壯不必為醫藥以救之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予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

莊子內篇齊物論

九

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皇玉乃天地上下惟吾獨尊之意非人爵也不見光不見土即空四大之意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
百昌生土反土言土之未嘗窒道人自見土不見道耳知道者見其為道而非
 土故予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
 我獨存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
 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為
 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
 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地不和地氣鬱結



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
 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
 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
 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
 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軼掌以
 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
 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
 曰亂天下之經逆物之情立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
 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
 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

句毒疑是崑字說文艸盛上出兒此是譏雲將

有浮動之意故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

曰意心養女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
倫與物忘大同乎泮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
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
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
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
起辭而衍曰天志無天志無天志無天志無天志無天志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
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夫以出
乎眾爲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盛所聞不如眾技

眾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

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
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
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
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
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人之教若形之與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
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女適復之撓撓以
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



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
地之友不可不親也卑而不可不困者民也匿而不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困者民也匿而不
可不爲者事也羸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
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
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
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
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



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
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
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外篇天地第十二 十六章 此篇與山木篇皆稱孔子

也 爲夫子然則莊子之學殆真出於子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
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
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
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

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此夫子乃莊子之徒自稱其師為夫子後夫子問於

老聃乃孔子字誤耳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剴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

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



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

物從之乎此謂至德之火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此下有缺文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坡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平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平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

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俱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上僂是秦以後人語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化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佹佹乎耕而不顧

泰初有無無句有無名句亦不可言是故云有無無諸家解皆失一之所起句有未形句物得以生謂之德句未形者有分句且然無閒謂之命句留動而生物句物成生理謂之形句形體保神句各有儀則謂之性句

性修反德句德至同於初句同乃虛句虛乃大句合喙

鳴句喙鳴合句與天地為合句其合緝緝句若愚若昏

句是謂立德句同乎大順句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

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

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句獲狙之

便自山林句來句丘句予告若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句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句眾有形者句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句盡無伯父云予以其動止也其

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將闔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

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

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

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

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

投迹者眾將闔苑愬愬然驚曰苑也忙若於夫子之所

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

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

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女方將忘女神氣墮女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火之心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
 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
 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
 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
 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閒者女將固驚邪且渾
 沌氏之術予與女何足以識之哉

諧芒將東之火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
 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
 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



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諧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
 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
 而天下化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
 海之內其利之之為說其給之之為安恬乎若嬰兒之
 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
 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
 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晉人諱昭皆書
 作照右軍法帖
 皆爾不知者乃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
 復情此之謂混冥

閔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閔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位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

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悛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繹繳睨睨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外篇天道第十三 六章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
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
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
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
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
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
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
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
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

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鄉舜之

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立聖素

王之道也

素王十二經是漢人語

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

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

聖動而玉無爲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

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

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

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爲戾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

彫眾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
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樂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
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
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
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
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
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

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

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

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

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形字作刑

從張君房本改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

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
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
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
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
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
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
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
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
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
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
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
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
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



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靈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也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麗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慈幼之乃見棄薄不甚也仁之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顚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句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

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
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
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
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
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

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篇天運第十四 十章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
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
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
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
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

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息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徐笠山以卍三十五字爲郭象注誤入蓋本之類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



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之
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
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
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
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
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于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
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
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
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

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

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
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
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
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
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遜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粝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



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

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所記淺於史記老子列傳語豈莊子之文哉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



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慳於麤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上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嘯久矣夫丘



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止得之
矣此章非莊子不能爲矣

莊子章義卷二



所加
圖書

